

杨树达讲《论语》

杨树达◎著

大师讲堂
学术经典

杨树达讲『论语』

杨树达 著



团结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杨树达讲《论语》 / 杨树达著. — 北京 : 团结出版社,
2019.1

ISBN 978-7-5126-4358-1

I. ①杨… II. ①杨… III. ①儒家②《论语》—研究
IV. ①B222.2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6)第191865号

出 版: 团结出版社

(北京市东城区东皇城根南街 84 号 邮编: 100006)

电 话: (010) 65228880 65244790

网 址: www.tjpress.com

E-mail: zb65244790@vip.163.com

经 销: 全国新华书店

印 刷: 北京京华虎彩印刷有限公司

开 本: 148mm×210mm 32 开

印 张: 7.125

字 数: 131 千字

版 次: 2019 年 1 月 第 1 版

印 次: 2019 年 1 月 第 1 次印刷

书 号: 978-7-5126-4358-1

定 价: 49.80 元

(版权所属, 盗版必究)

《大师讲堂》系列丛书

► 总序

/ 吴伯雄

梁启超说：“学术思想之在一国，犹人之有精神也。”的确，学术的盛衰，关乎一个民族的精神气象与文化氛围。民国是一个动荡不安的时代，内忧外患，较之晚清，更为剧烈，中华民族几乎已经濒临亡国灭种的边缘。而就是在这样日月无光的民国时代，却涌现出了一批批大师，他们不但具有坚实的旧学基础，也具备超前的新学眼光。加之前代学术的遗产，西方思想的启发，古义今情，交相辉映，西学中学，融合创新。因此，民国是一个大师辈出的时代，梁启超、康有为、严复、王国维、鲁迅、胡适、冯友兰、余嘉锡、陈垣、钱穆、刘师培、马一孚、熊十力、顾颉刚、赵元任、汤用彤、刘文典、罗根泽……单是这一串串的人名，就足以使后来的学人心折骨惊，高山仰止。而他们在史学、哲学、文学、考古学、民俗学、教育学等各个领域所取得的成就，更是创造出了一个异彩纷呈的学术局面。

岁月如轮，大师已矣，我们已无法起大师于九原之下，领教大师们的学术文章。但是，“世无其人，归而求之吾书”（程子语）。

大师虽已远去，他们留下的皇皇巨著，却可以供后人时时研读。时时从中悬想其风采，吸取其力量，不断自勉，不断奋进。诚如古人所说：“圣贤备黄卷中，舍此安求？”有鉴于此，我们从卷帙浩繁的民国大师著作当中，精心编选出版了这一套“大师讲堂系列丛书”，分辑印行，以飨读者。原书初版多为繁体字竖排，重新排版字体转换过程当中，难免会有鲁鱼豕亥之讹，还望读者不吝赐正。

吴伯雄，福建莆田人，1981年出生。2003年考入福建师范大学古代文学研究系，师从陈节教授。2006年获硕士学位。同年9月考入复旦大学中文系古代文学专业，师从王水照先生。2009年7月获博士学位。同年9月进入福建师范大学文学院古代文学教研室工作。推崇“博学而无所成名”。出版《论语则善》（九州出版社），《四库全书总目提要选》（凤凰出版社）。

目 录

陈寅恪序 | 001

杨树达自序 | 003

学而篇 | 005

为政篇 | 037

八佾篇 | 062

里仁篇 | 086

公治长篇 | 112

雍也篇 | 129

述而篇 | 148

泰伯篇 | 172

子罕篇 | 200

陈寅恪序

孔子之生距今将二千五百载，神州士众方谋所以纪念盛事显扬圣文之道，而长沙杨遇夫先生著《论语疏证》适成，寄书寅恪，命为之序。寅恪平生喜读中华乙部之作，间亦披鉴天竺释典，然不敢治经。及读先生是书，喜曰：先生治经之法，殆与宋贤治史之法冥会，而与天竺诂经之法形似而实不同也。夫圣人之言必有为而发，若不取事实以证之，则成无的之矢矣。圣言简奥，若不采意旨相同之语以著之，则为不解之谜矣。既广搜群籍，以参证圣言，其文之矛盾疑滞者，若不考订解释，折衷一是，则圣人之言行终不可明矣。今先生汇集古籍中事实语言之与《论语》有关者，并间下己意，考订是非，解释疑滞，此司马君实、李仁甫长编考异之法，乃自来诂释《论语》者所未有，诚可为治经者开一新途径，树一新模楷也。天竺佛藏，其论藏别为一类外，如譬喻之经，诸宗之律，虽广引圣凡行事，以证释佛说。然其文大抵为神话物语，与此土诂经之法大异。《出三藏集记》述《出贤愚因缘经》始末云：释昙学、威德等八僧西行求经，于于阗大寺遇般遮于瑟之会。三藏诸学各弘法宝，说经

讲律，依业而教。学等八僧随缘分听，精思通译，各书所闻，还至高昌，乃集为一部。然则《贤愚经》实当时昙学等听讲经律之笔记，今此经具存，所载悉为神话物语。世之考高昌之壁画，释敦煌之变文者，往往取之以为证释，而天竺诂经之法与此土大异，于此亦可见一例也。南北朝佛教大行于中国，士大夫治学之法亦有受其薰习者。寅恪尝谓：裴松之《三国志注》、刘孝标《世说新语注》、酈道元《水经注》、杨衒之《洛阳伽蓝记》等，颇似当日佛典中之合本子注。然此诸书皆属乙部，至经部之作，其体例则未见有受释氏之影响者。惟皇侃《论语义疏》引《论释》以解《公冶长》章，殊类天竺《譬喻经》之体；殆六朝儒学之士渐染于佛教者至深，亦尝袭用其法，以诂孔氏之书耶？然此为旧注中所仅见，可知古人不取此法以诂经。盖孔子说世间法，故儒教经典必用史学考据，即实事求是之法治之；彼佛氏譬喻诸经之体例，则形虽似而实不同，固不能取其法以释儒教经典也。寅恪治史无成，幸见先生是书之出，妄欲攀引先生为同类以自重，不识先生亦笑许之乎？

一九四八年十月七日陈寅恪书于清华园不见为净之室

杨树达自序

此书乃一九四二年所写。其时余正抱小病，力疾搜检群书，令儿辈分任抄写。我原有《论语古义》一书，从其中采取若干材料。故从一月开始编写，至三月末写成，凡费时九十日。其时随湖南大学避寇辰溪，用石印印成讲义，分布大学诸生，亦以其余份分赠诸友求教。余以一本常置案头，随时增益材料。及最后书成，视石印本殆增加二分之一矣。商务印书馆为余排印成卷，讫未印行。解放以来，余接触新思想，稍稍用批判态度处理此书；然余于马克思列宁主义研究太浅，观点模糊之处必多。毛主席说：“今天的中国是历史的中国的一个发展；我们是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主义者，我们不应当割断历史。从孔夫子到孙中山，我们应当给以总结，继承这一份珍贵的遗产。”（见《毛泽东选集》二卷《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》四九六页）我之所以将此书问世，不敢认此书为已成熟之著作，不过提供世人以研究孔子总结孔子之材料而已。当世君子给余以严格之批评，使孔子学说之真相大白于世，是余所衷心切祷者也。

一九五五年元月五日树达病中书

学而篇

○子曰：“学而时习之，不亦说乎！”

《为政》篇曰：温故而知新，可以为师矣。

树达按：学而时习，即温故也；温故能知新，故说也。

有朋自远方来，不亦乐乎！

《易·象传》曰：丽泽兑，君子以朋友讲习。

《礼记·学记》篇曰：独学而无友，则孤陋而寡闻。

《孟子·万章》下篇曰：孟子谓万章曰：一乡之善士，斯友一乡之善士；一国之善士，斯友一国之善士；天下之善士，斯友天下之善士。

树达按：人友天下之善士，故有朋自远方来。同道之朋不远千里而来，可以证学业，析疑义，虽欲不乐，得乎？

人不知，而不愠，不亦君子乎！”

《宪问》篇曰：子曰：君子病无能焉，不病人之不己知也。

《卫灵公》篇曰：子曰：不患人之不己知，患其不能也。

《里仁》篇曰：子曰：不患莫己知，求为可知也。

本篇曰：不患人之不己知，患不知人也。

《礼记·中庸》篇曰：君子依乎中庸，遯世不见知而不悔，惟圣者能之。

《大戴礼记·曾子立事》篇曰：人知之，则愿也，人不知，苟吾自知也，君子终身守此勿勿也。

《孟子·尽心》上篇曰：孟子谓宋句践曰：“子好游乎？吾语子游。人知之，亦嚣嚣，人不知，亦嚣嚣。”曰：“何如斯可以嚣嚣矣？”曰：“尊德乐义，则可以嚣嚣矣。”

《荀子·非十二子》篇曰：君子能为可贵，不能使人必贵己；能为可信，不能使人必信己；能为可用，不能使人必用己。故君子耻不修，不耻见汙；耻不信，不耻不见信；耻不能，不耻不见用。是以不诱于誉，不恐于诽，率道而行，端然正己，不为物倾侧，夫是之谓诚君子。

《淮南子·缪称》篇曰：愒（与急同）于不己知者，不自知也。诚中之人，乐而不愒，如鸛好声，熊之好经，夫有谁为矜？

树达按：中有自得，故人不知而不愒，自足乎内者固无待于外也。然非德性坚定之人不能及此也。孟子谓尊德乐义，人不知而亦嚣嚣，正此人之谓也。

又按：时习而说，学者自修之事也；朋来而乐，以文会友之事也；不知而不愒，则为德性坚定之人矣。孔子之言次第极分明也。

○有子曰：

《史记·仲尼弟子传》曰：有若，少孔子四十三岁。

“其为人也孝弟，而好犯上者，鲜矣；不好犯上，而好作乱者，未之有也。

《贾子·道术》篇曰：子爱利亲谓之孝，反孝为孽。弟敬爱兄谓之悌，反悌为敖。

《大戴礼记·曾子立孝》篇曰：是故未有君而忠臣可知者，孝子之谓也；未有长而顺下可知者，弟弟之谓也；未有治而能仕可知者，先修之谓也。故曰：孝子善于君，弟弟善事长，君子一孝一弟，可谓知终矣。

《战国策·秦策》二曰：昔者曾子处费，费人有与曾子同名族者而杀人。人告曾子母曰：“曾参杀人。”曾子之母曰：“吾子不杀人。”织自若。有顷焉，人又曰：“曾参杀人。”其母尚织自若也。顷之，一人又告之曰：“曾参杀人。”其母惧，投杼翻墙而走。

树达按：人再告而曾子之母不动者，知曾参孝子，必不为非法之事也。

君子务本，本立而道生。孝弟也者，其为仁之本与！”

《孝经》曰：夫孝，德之本也。

《管子·戒》篇曰：孝弟者，仁之祖也。

《吕氏春秋·孝行览》曰：凡为天下，治国家，必务本而后末，务本莫贵于孝。夫孝，三皇五帝之本务，而万事之纪也。夫执一术而百善至，百邪去，天下从者，其惟孝也。

《孟子·尽心》上篇曰：人之所不学而能者，其良能也；所不虑而知者，其良知也。孩提之童，无不知爱其亲者；及其长也，无不知敬其兄也。亲亲，仁也；敬长，义也。无他，达之天下也。

又《离娄》上篇曰：仁之实，事亲是也；义之实，从兄是也；知之实，知斯二者弗去是也；礼之实，节文斯二者是也；乐之实，乐斯二者。乐则生矣，生则恶可已也；恶可已，则不知足之蹈之手之舞之。

树达按：爱亲，孝也；敬兄，弟也。儒家学说，欲使人本其爱亲敬兄之良知良能而扩大之，由家庭以及其国家，以及全人类，进而至于大同，所谓亲亲而仁民，仁民而爱物也。然博爱人类进至大同之境，乃以爱亲敬兄之良知良能为其始基，故曰孝弟为仁之本。孟子谓亲亲敬长，达之天下则为仁义，又谓事亲从兄为仁义之实，与有子之言相合，此儒家一贯之理论也。

○子曰：“巧言令色，鲜矣仁。”

《逸周书·官人》篇曰：华废而诬，巧言令色，皆以无为有者也。

又《武纪》篇曰：币帛之间有巧言令色，事不成；车甲之间有巧言令色，事不捷。

《公冶长》篇曰：子曰：巧言、令色、足恭，左丘明耻之，丘亦耻之。

《大戴礼记·曾子立事》篇曰：巧言令色，能小行而笃，难于仁矣。

《卫灵公》篇曰：子曰：巧言乱德。

《吕氏春秋·离谓》篇曰：故辨而不当理则伪，知而不当理则诈。诈伪之民，先王之所诛也。理也者，是非之宗也。淆水甚大，郑之

富人有溺者，人得其死者，富人请赎之，其人求金甚多，以告邓析。邓析曰：“安之！人必莫之买矣。”得死者患之，以告邓析。邓析又答之曰：“安之！此必无所更买矣。”

《汉书·公孙弘传》曰：弘奏事，有所不可，不肯庭辩。常与主爵都尉汲黯请间，黯先发之，弘推其后上常说，所言皆听，以此日益亲贵。常与公卿约议，至上前，皆背其约以顺上指。汲黯庭诘弘曰：“齐人多诈而无情。始为与臣等建此议，今皆背之，不忠。”上问弘，弘谢曰：“夫知臣者以臣为忠，不知臣者以臣为不忠。”上然弘言，左右幸臣每毁弘，上益厚遇之。

《三国志·魏志·刘晔传注》引《傅子》曰：晔事明皇帝，又大见亲重。帝将伐蜀，朝臣内外皆曰不可。晔入，与帝议，因曰可伐。出与朝臣言，因曰不可伐。晔有胆智，言之皆有形。中领军杨暨，帝之亲臣，又重晔，持不可伐蜀之议最坚，每从内出，辄遇晔，晔讲不可之意。后暨从驾行天渊池，帝论伐蜀事，暨切谏。帝曰：“卿书生，焉知兵事！”暨谦谢曰：“臣言诚不足采，侍中刘晔，先帝谋臣，常曰蜀不可伐。”帝曰：“晔与吾言蜀可伐。”暨曰：“晔可召质也。”诏召晔至，帝问晔，终不言。后独见，晔责帝曰：“伐国，大谋也，臣得与闻大谋，常恐昧梦漏泄以益臣罪，焉敢向人言之！夫兵，诡道也，军事未发，不厌其密也。陛下显然露之，臣恐敌国已闻之矣。”于是帝谢之。晔见，出，责暨曰：“夫钓者中大鱼，则纵而随之，须百制而后牵，则无不得也。人主之威，岂徒大鱼而已！子诚直臣，然计不足采，不可不精思也。”暨亦谢之。或恶晔于帝曰：“晔不尽忠，伺上意所趋而合之。陛下试与晔言，皆反意而问之，若皆与所问反者，是晔常与圣意合也。复每问皆同者，晔之情必无所复逃矣。”

帝如言以验之，果得其情，从此疏焉。晬遂发狂，出为大鸿胪，以忧死。谚曰“巧诈不如拙诚”，信矣。

《礼记·表记》篇曰：子曰：君子不以色亲人。情疏而貌亲，在小人则穿窬之盗也与。

《孟子·滕文公》下篇曰：曾子曰：胁肩谄笑，病于夏畦。

○曾子曰：

《史记·仲尼弟子传》曰：曾参，南武成人，字子舆，少孔子四十六岁。

“吾日三省吾身。

《荀子·劝学》篇曰：君子博学而日参省乎己，则知明而行无过矣。

为人谋而不忠乎？

《子路》篇曰：樊迟问仁，子曰：居处恭，执事敬，与人忠，虽之夷狄，不可弃也。

与朋友交而不信乎？

本篇曰，子夏曰：与朋友交，言而有信。

《礼记·祭义》篇曰：曾子曰：身也者，父母之遗体也，行父母之遗体，敢不敬乎？居处不庄，非孝也；事君不忠，非孝也；为官不敬，非孝也；朋友不信，非孝也；战陈无勇，非孝也。五者不遂，灾及于亲，敢不敬乎？

《史记·赵世家》曰：晋景公时，赵盾卒，谥为宣孟；子朔嗣。

三年，大夫屠岸贾欲诛赵氏。屠岸贾者，始有宠于灵公，及至于景公而贾为司寇，将作难，乃治灵公之贼，以致赵盾。韩厥告赵朔：“趣亡”。朔不肯，曰：“子必不绝赵祀，朔死不恨。”韩厥许诺，称疾不出。贾不请而擅与诸将攻赵氏于下宫，杀赵朔、赵同、赵括、赵婴齐，皆灭其族。赵朔妻，成公姊，有遗腹，走公宫匿。赵朔客曰公孙杵臼，杵臼谓朔友人程婴曰：“胡不死？”程婴曰：“朔之妇有遗腹，若幸而男，吾奉之；即女也，吾徐死耳。”居无何，而朔妇免身，生男。屠岸贾闻之，索于宫中。夫人置儿絝中，祝曰：“赵宗灭乎？若号；即不灭，若无声。”及索，儿竟无声。已脱，程婴谓公孙杵臼曰：“今一索不得，后必且复索之，奈何？”公孙杵臼曰：“立孤与死孰难？”婴曰：“死易，立孤难耳。”公孙杵臼曰：“赵氏先君遇子厚，子强为其难者，吾为其易者，请先死。”乃二人谋取他人婴儿，负之，衣以文葆，匿山中。程婴出，谬谓诸将军曰：“婴不肖，不能立赵孤。谁能与我千金，吾告赵氏孤处。”诸将皆喜，许之，发师随程婴攻公孙杵臼。杵臼谬曰：“小人哉程婴？昔下宫之难，不能死，与我谋匿赵氏孤儿，今又卖我。纵不能立，而忍卖之乎？”抱儿呼曰：“天乎！天乎！赵氏孤儿何罪？请活之！独杀杵臼可也。”诸将不许，遂杀杵臼与孤儿。诸将以为赵氏孤儿良已死，皆喜，然赵氏真孤乃反在，程婴卒与俱匿山中。居十五年，晋景公疾，卜之，大业之后不遂者为祟。景公问韩阙，阙知赵孤在，“大业之后在晋绝祀者，其赵氏乎！”景公问：“赵尚有后子孙乎？”韩阙具以实告。于是景公乃与韩阙谋立赵孤儿，召而匿之宫中。诸将入问疾，景公因韩厥之众以胁诸将而见赵孤，赵孤名曰武，诸将不得已，乃曰：昔下宫之难，屠岸贾为之，矫以君命，并命群臣。非然，孰敢作难！